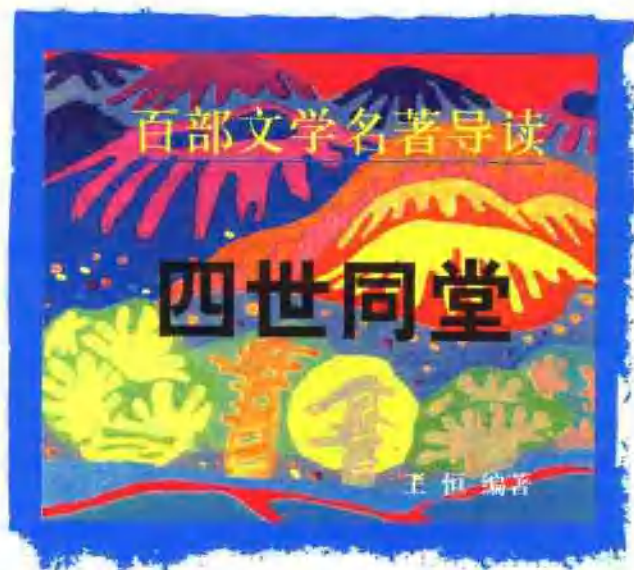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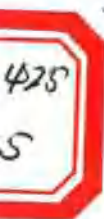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四世同堂》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四世同堂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一尘 刘飞 周晋文 徐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故事梗概	[1]
作者介绍	[33]
品评鉴赏	[42]
精彩片断	[74]

故事梗概

这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北平沦陷以后发生在一条小胡同里的平凡而又悲壮的故事。它被称为是一部不朽的史诗。

小说中的主人翁是整整一条胡同的居民，它涉及十七、八个家庭和一百三十多个人物的命运。其中有中学教员，老诗人，教授，开布店的，拉车的，唱戏的，“打鼓儿”的，“摆故事梗概台”的，“窝脖儿”的，剃头的，裱匠兼耍狮子的，看坟的，老寡妇，英国外交官、巡警、税局长、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等。小说通过这些人的故事，反映了北平人民的爱国激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凶残、虚弱和无耻。

故事以四世同堂的祁家为中心……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皇帝的退位和持续不断的内战。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地过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祁老人颇为自己骄傲！他在北平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置买了他自己的房子。小羊圈胡同很像个葫芦，祁家的房子在葫芦胸里，这让祁老人觉得既安全又温暖，因为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而葫芦胸里又住有六七家人家。地点虽是陋巷，房子本身也不算高明，但祁老人却是十分喜爱。自从他有了这所房，他的人口便有增无减，到今天已是四世同堂，他便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他的儿子祁天佑已五十出头，是一家三间门面的布铺掌柜，媳妇长年生病不理家务。长孙瑞宣在一所中学里教英文，长孙媳妇是祁老人最偏疼的，因为她已给祁家生了儿女，让他老

人家有了重孙子、重孙女，而且她一手操持了一家十口的家务。二孙子瑞丰和他的懒媳妇胖菊子是祁老人不喜欢的。小孙子瑞全还在大学里念书。在胡同里，四五十年来的，只有祁老人独自在这里生了根，成为这，一带的老人星，代表着人口昌旺与家道兴隆。他对现在的街坊有自己的评判和喜好。最被他重视的是一号门钱家，钱老先生是一位学问和人品都极高的诗人，极清高又顶和蔼，总是把街门关得严严的，深居简出，生活在自己创设的诗的国度里，虽然这样，他却成为祁老人的好友。这对好友对彼此的话题并不感兴趣，但两人好像有一种默契：你说，我就听着；我说，你就听着。除钱家而外，祁老人也喜欢钱家的对门，二号门牌的李家。李四爷一家是专给人们搬家的“窝脖儿的”。李四爷为人好，在他的职业上，他永远极尽心，而且要钱特别克己；在职业以外，特别是在有了灾难的时节，他永远自动地给大家服务。李四妈也是极其热心的人。李四爷的紧邻四号和祁老人的紧邻六号也是小杂院。四号住着剃头匠孙七夫妇；马老寡妇与她的外孙子。外孙以沿街去叫“转盘的话匣子”为业；拉洋车的小崔——除了拉车，还常打他的老婆。六号住着丁约翰，信基督教，在东交民巷的“英国府”作摆台的；棚匠刘师傅夫妇，刘师傅还会练拳和耍“狮子”；还有唱戏的小文夫妇。对四号和六号的人们，祁老人永远保持着不即不离的态度，有事就量力相助，无事便各不相扰。夹在祁家和钱家中间的三号是祁老人的眼中钉，他既嫉妒三号的房子，又看不上三号所有的男女。三号的主人冠晓荷在军阀混战时期，作过几任地位虽不高而油水很厚的官，势利眼看人，平时交结的都是名士和贵人，对有点身分的街坊四邻他相当客气，而对李四爷他们这些，他便只看他们的职业，而绝不拿他们当作人看。他的已经快五十岁了还专爱穿大红衣服的太太大赤包气派更大，一举一动都颇像西太后，他的二太太和两个女儿也整天的花枝招展。所以祁老人常常手指西南告诫儿孙：“别跟他们学！那学不出好来！”祁老人想着这个胡同，看着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儿孙和自己手植的花草，祁老人觉得自己的一世劳碌并没有虚掷。他没有别的什么可担心的，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长条院子搭起喜棚，庆

祝八十整寿。

可是，“七·七”芦沟桥的炮火打破了这个老实、爱和平的老人的梦。他不能不但心了。

祁老人用他的老办法来对付这场灾难，他让长孙媳妇准备好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住街门。老人天真地想着灾难会像以往一样过不了三个月就会没事儿的。老人可没想到这次的野兽比以往的野兽不知凶狠多少倍。破缸能顶得住街门吗？

野兽亮出它白森森的獠牙。北京城的城门紧闭起来了。瑞宣的眉毛皱得很紧，一声不出；他是当家人，不能在有了危险的时候长吁短叹。瑞全在院子里恨恨地走来走去。祁老人和长孙媳妇的梅猜想着日本鬼子的企图，老人认为爱贪小便宜的日本人贪上了芦沟桥上的石狮子。钱诗人破例来访，他是来和瑞宣讨论时局的。他爱北平，他说：“我不怕穷，不怕苦，我只怕丢了咱们的北平城！北平若不幸丢失了，我想我就不必再活下去了！”瑞全说：“我看哪，不是战，就是降！”瑞宣的一句声音很低的话“还是打好！”使瑞全激动不已，也使钱诗人有了信心。因为瑞全、瑞宣都清楚地知道日本的宗教、教育、气量、地势、军备、工业，海盗文化的基础，军阀们的野心，全朝着侵略这一条路上走，他们的侵略是没有止境的。冠晓荷也来到了祁家，但他不是来关心时局的，他想抓住机会来会一会钱诗人，从钱诗人那儿得一点诗画的皮毛，好让他到处去装“阔”。钱诗人根本不屑见他，由此，冠晓荷深恨钱诗人。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点波动，随着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晴寂！整个大城，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

瑞宣失去了平日的沉静，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他的知识告诉他那最高的责任——去救国，不能在北平城当亡国奴；他的体谅又逼着他去顾虑那最迫切的问题——四世同堂的责任谁来承担。他悲愤，他无奈。李四爷带来要烧书的新闻，因为日本人恨念书的人。

这让瑞宣更是悲愤不已，他知道敌人的狼子野心，他要走出去，可是他不能呀！老三瑞全青年热血，义无反顾，他要逃出北平去抗战，他要和老大一起走。瑞宣含着热泪对老三说：“我没办法。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并要老三记住他并不是个没有出息的人。

瑞全把选择和焚烧书籍的事交给大哥。他爱书，爱家庭，可这些已不再重要。他的心里眼里是高山大川，鲜明的军旗，凄壮的景色与血红的天地，他要把那太阳旗一脚踢开。

瑞全来到钱诗人家告知要烧书的事。老者很平静，他说不识字的人同样也可以用大刀砍日本人的头，他还告诉瑞全他的二儿子开汽车的仲石已回来辞过行，仲石已抱定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钱诗人很骄傲，为有这样的儿子而骄傲，他也要用鲜血去作诗。这一切让瑞全大受鼓舞，也感佩不已。瑞全告诉钱伯伯他也要“走”，钱诗人拿出自己的茵陈酒为他壮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还告诫瑞全今后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灰心。从钱家出来，瑞全碰到了他的恋人，美丽的冠招弟，但招弟在这个时候还有心思打牌的言行让他极度失望。瑞全整夜辗转反侧，抗战呼唤着他，他要到那里去！大哥瑞宣答应等机会把他送出去。

陷落了北平像一只失去舵的孤舟，在野水上飘荡！舟上的人们，谁都想作一点有益的事情，而谁的力量也不够拯救他自己。人们的心中有一团苦闷的雾气，人们的眼都在相互问：“怎么办呢？”而得到的回答只是摇头与羞愧。

只有冠晓荷的心里并没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他比李四爷、小崔、孙七、刘师傅……都更多知道一些什么“国家”、“民族”、“社会”这类的名词；遇到机会，他会运用这些名词去登台讲演一番。可是小崔们虽然不会说这些名词，心里却有一股子气儿，一股不服人的、特别不服日本人的气儿。冠晓荷，尽管嘴里花哨，心中却没有这一股子气。假如出卖国家可以使饭食更好，衣服更漂亮，他，冠晓荷能够连眼也不眨巴一下便去出卖国家。于是，在全城的人都惶惑不安的时节，冠晓荷开始去活动，他要从日本人那儿捞一个官儿做做。这个汉奸！他的汉奸心思得到了大赤包的全力支持，开始马不停蹄

地奔忙起来。大赤包还鼓动两个女儿高第和招弟去活动，还好，她们多少还知道些亡国的可耻，特别是高第厌恶父母的行为。

小崔的腿，孙七的手，小文夫妇的嘴都空闲了起来，等待他们的是苦难的岁月。祁瑞宣的心里很为难，八月中旬是祖父七十五岁的寿辰，作了亡国奴还要按北平的礼节庆寿。正好父亲回来，他向父亲讨主意，父亲也无可如何地让他自己看着办。幸亏贤慧的韵梅为丈夫分忧，一力承担了这件难事。瑞宣兼课的教堂学校已开了课，父亲让瑞宣去看看。瑞宣来到学校后，受到窦神父的责难和轻蔑，这轻蔑是对中国的轻蔑，祁瑞宣愤然辞去这份兼职。回家的路上，瑞宣看到白巡长带着屈厚的无奈的微笑在为日本人净街，心中无比的惨痛。李四爷悲叹：“当初有皇上的时候，皇上出来才净街！难道日本人要作咱们的皇上吗？”瑞宣没话可答，只有惨笑。瑞宣的辞去兼职得到父亲的理解和瑞全的支持。

日本的军阀在杀人放火，日本的政客用纸把血迹与火场掩盖上。军阀和政客勾结在一起在华北施虐。这中间还需要汉奸。对汉奸，鬼子们是要详加选择的。于是，像冠晓荷这一类可怜虫百般钻营也钻不出个所以来。当他得知日本人喜欢中国的诗画花草，便打起了钱诗人和瑞宣的主意，当然他只能碰壁。瑞宣听了冠晓荷的话，打了个冷战，汉奸有时候比敌人更可怕。

北平的天又高起来！八一三！上海的炮声把久压在北平人的头上的黑云给掀开了！祁瑞宣的眉头解开了，不知不觉地低声哼起岳飞的《满江红》。小院子内欢声笑语，连久病在床的天佑太太也起来帮大媳妇儿包饺子。瑞全向大哥提出要到上海去参战。稳妥的大哥让他再等时机。当然，不关心国事的瑞丰和他的胖太太不高兴，原因是他们还没有逛过上海而上海却被炮轰平了，没劲！整个胡同的人们也都欢畅起来。中国的飞机出动！北平人的心都跳起多高。小崔和孙七一路广播咱们的飞机飞过北平天空的事，还高声宣布：“全杀死你们这些鬼子！”李四爷今天应了一当出殡的活儿，亮出他尖锐清脆的声音，精神百倍的，好像把满怀的顾虑与牢骚都忘了……全胡同中，大家都高兴，都准备着迎接胜利，只有冠晓荷心

中不大痛快。他很不痛快地决定这两天暂时停止活动,看看天色再说。

因为要侵占,日本人对中国的一切,从好久就有很详密的观察和调查,对中国的工矿农商和军事的情形,他们也许比中国人还更清楚,但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基础。为了施行诡诈和愚弄,他们所接触的中国人多数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他们便以为认识了这些渣滓便认识了中国人,因而断定了中国文化里并没有礼义廉耻,而只有男盗女娼。可悲的日本人!因此,他们想不到在平津陷落以后,中国会有全面的抗战,想不到北平人还和中国人一齐活着,他们的心还和中华一切地方的英勇抵抗而一同跳动着。

各地抗战的消息一个个传来。最让小羊圈的人们兴奋的是一个青年汽车夫摔死车上三十多名日本人的消息。青年是谁?没有人知道,但大家推测必是钱家二少爷钱仲石。李四爷赞叹着:“咱们要是都像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们刺毛啊!”为了保护钱家,瑞宣和李四爷嘱咐大家不要再声张,但还是被冠晓荷和大赤包知道了。无耻的大赤包马上叫冠晓荷报告到日本人那儿去讨封。二太太尤桐芳知道了,很快告诉了高第,高第爱着她幻想中的英雄仲石,她要搭救钱家。在桐芳的帮助下她爬墙跳进钱家的院子向钱老人示警。钱老人悲痛而坚定,他知道心胸狭窄的日本人不会放过他,他决定临危不苟。就在前天夜里他还救下了一个宁可自尽而不作俘虏的王排长,为了让他免受牵累,老人找到了瑞宣,让瑞宣设法救他逃出去。瑞宣赶紧回家和瑞全商量,并决定让瑞全也一起逃出去。瑞宣计划混在出殡队伍里出城,得到李四爷的全力支持和帮助。这时瑞全兴奋极了,南屋传来母亲的声音又使他万分的依恋,可是想到日本人的罪恶,他离开了家门。瑞宣叮嘱弟弟要永不灰心丧气,要保持热情,要他永远带着一颗纯洁的心,并要瑞全记住,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

瑞全走了,瑞宣瞒过了家中的老人,却瞒不过瑞丰,瑞丰怕受牢累的无耻表现让瑞宣怒不可遏,他狠狠地教训了这个自私的小人。这时候,学校当局看上海的战事打得好想马亡开学,召集教员去开

会。教员们没有到齐，因为已经有几位逃出北平。谈到别人的逃亡，大家都万分惭愧。校长同样是满面愧色，他让老师们能走的走出去为国家尽力，不能走的为保护学生而坚持下去。在回家的路上，瑞宣因惭愧而不断地自责。到胡同口时，他被巡警截住了，因为胡同里在“拿人”——日本宪兵在捉捕钱诗人，那除了懒汉，别无任何罪名的诗人。钱诗人看到像犹太一样的冠晓荷便知道仲石的事泄漏了。老人眼中含着怒、愤、傲、烈种种感情混合成的泪，挺着胸往外走。至此，全胡同的人才更清楚“小日本”的样子，小日本儿们不仅来占领一座城，而且来要大家的命！他们更恨日本人，也恨汉奸冠晓荷！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祁老人的生日正在这期间——八月十三。祁老人切盼着这一天过得热闹，他想日本人不管怎样不讲理还不至于不准一个老实人庆一庆七十五的寿日吧？他决定去街上看看美丽的北平，可当老人走出胡同口，老人的心就直往下沉。街上已今非昔比，一片死寂，他已经明白，日本人已经不许他过节过生日了！回家的路，老人已走不动。路过钱家门口，碰到了去当铺的钱太太。钱家的遭遇——仲石殉难，钱诗人被捕，孟石病重，让老人悲痛和不安。他为没法搭救钱家而不安。回到家里，老人仿佛疲倦得不能支持。生日的前一天，心地极好的坟亲常二爷的到来让祁老人有了一丝高兴，可常二爷报告的乡下盗墓现象现在时有发生的情况又使老人的心沉入深渊，——假如不幸父母的棺材真叫人家给掘出来，他一辈子的苦心与劳力岂不全落了空？生日的这一天，一个亲戚也没有来。这是老人多年来最黯淡的一个生日，老人不能不伤心，不能不恨日本人。

祁家过了个顶黯淡的秋节，胡同里善良的人们也过着同样黯淡的秋节。小崔、孙七他们总是勤劳也作不上什么活，他们面临的是饥饿。让全胡同最惨痛的是钱家大少爷孟石病愤交加地死去。孙七、李四妈、瑞宣、李四爷，前后脚的来到钱家，他们来安慰和帮助钱太太，和钱家的两位妇人一齐恸哭。祁瑞宣也哭出了声，多日来的羞愧，忧郁，顾虑，因循，不得已，一股脑儿地都哭了出来。他不是专

为哭一位亡友,而是多一半哭北平的灭亡与耻辱!泪已倾尽,钱太太的眼中射出奇异的烈性的光。瑞宣决定尽全力去帮钱家的忙,他觉得只有尽力帮助别人,或者可以减轻他的忧虑,和不能与老三共赴国难的罪过。他和李四爷他们一起找来了钱家的至亲——钱太太的弟弟陈野求和钱少奶奶的父亲金三爷,大家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商量着为孟石出殡。出殡的那天除了冠家,所有的邻居都立在门外含泪看着。钱家的悲惨景象,由眼中进入大家的心中;在心中,他们回味到自己的安全。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

冠家是没有心肝的。除了善良的尤桐芳和高第关心着钱家,也帮助过钱家。瑞丰和胖菊子也是没有心肝的,他们到冠家去送礼巴结,希望和冠晓荷一样去寻找汉奸出路;他们到冠家去打牌耍笑;他们和瑞宣闹分家;瑞丰还不知羞耻地游说瑞宣别帮助钱家而接近冠家;更可恶的是他还帮着冠晓荷趁火打劫卖钱家的古字画。本来只是无聊和自私的瑞丰已被大赤包们同化了。

天已黑尽,而送殡的人们还没有回来。四大妈和送殡中途回来的瑞宣守在钱家,感到极度的不安。瑞宣读着孟石的遗诗,内心又被愧悔包围,他想起陈野求这么个有学问、心地又极好的人被八个孩子拖累的无奈和难堪,想起全胡同的人和自己,他悲叹:“都只鬼混,没人,没人,敢拿起刀来!”李四爷他们回来了,带来更令人悲痛的消息:钱太太碰死在棺材上了!好端端的一家子,与世无争的一家子就这么家破人亡了。

钱默吟先生忽然回来了,倒伏在自家的街门门坎上。被瑞宣他们抬进来的钱诗人已不是他们心中所记得的那位诗人了。钱先生的胖脸上已没有了肉,只剩了一些松的、无依无靠的黑皮。长长的头发,都粘合在一起,上面带着泥块与草棍儿。太阳穴一带,皮已被烫焦,斑斑块块的。他闭着眼,张着口,口中已没有了牙。身上还是那一身单裤褂,已经因颜色太多而辨不清颜色,有的地方撕破,有的地方牢牢地粘在身上,有的地方很硬,像血或什么粘东西凝结在上而似的。赤着脚,满脚是污泥,肿得像两只刚出泥塘的小猪。钱先

生背上的那一部分小褂只剩了两个肩，肩下面只剩了几条，都牢固的镶嵌在血的条痕里。那些血道子，有的是结好了黑的或黄的细长疤痕；有的还鲜红的张着……一道布条，一道黑，一道红，一道青，一道白，他的背是一面多日织成的血网！这是鬼子作下的孽啊！惊异，怜悯，愤怒拧绞着在场所有人的心。

钱先生已神志不清，他认不出人。他只记着冠家，记着敌人，他喊着：“好吧！再打吧！我说的！没的说！”他喊着：“忘不了！是呀，怎能忘了呢？我找姓冠的去！”他一边说一边吃力地往前走。不知倒下多少次，钱先生才来到三号的门外，金三爷和瑞宣紧紧的跟着。姓冠的和大赤包在打牌呢。冠晓荷看见了钱先生，他的脸登时没有了血色。钱先生在自己家里谁也没认清，他现在可认清了冠晓荷。他用尽力气质问冠晓荷的心是哪一国的！冠晓荷丝毫没有被钱先生的样子和言语打动，他只怕钱先生扑过来抓住他。当金三爷提起醋钵大的拳头要揍他时，这没骨头的冠晓荷慌忙叫：“爸爸！别打！”

对付敌人，是要用拳头的。

钱先生需要治疗和照顾。瑞宣、李四爷、金三爷、小崔都守着钱老人，为钱老人奔忙。小崔这时极敬重钱先生，因为钱先生敢和日本人拼命，以前他是不了解诗人的，诗人没有坐过他的车。金三爷为钱家出了很多钱力。他是个做生意的，做房子买卖的中间人，日本人进了城后，他的生意清淡了些，但没有断绝，所以他总觉得日本人占据北平跟他关系不大。及至他看到了女婿与亲家太太的死亡，和亲家的遍体鳞伤，他才觉出日本人的攻城夺地跟他关系很大。平日，他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国家，现在，他微微的看见了一点国家的影子，这个影子使他的心扩大了一些。所以，他看着钱先生一天天好起来，他觉得很快活，觉得自己一辈子有了件值得在心中存记着的事——发送了女婿、亲家母，还救活了亲家！李四爷也在为钱家不停地奔忙，不管自己有多么疲累和悲苦，这位正直的老人还是不停地奔忙着。瑞宣一有空就守在钱诗人身边，服侍钱先生似乎是他最有意义、最足以遮羞的事。他不愿再去学校。他觉得他无颜面对他

的学生，学生们的脸都是白的，没有任何表情，像是石头刻的，年纪大一些的学生脸上挂着成串的泪，没有人出声。城亡了，民族的春花变成了木头，他没法安慰他们，他没法鼓舞他们，因为他自己没有上战场，他也没法劝告他们忍耐，他能教他们忍受亡国的耻辱吗？他只愿看着钱先生。老人的痛苦像是一种警告：“你别忘了敌人的狠毒！”

各线的战争消息都不大好。北平的街上增加许多短腿的男女。冠晓荷又像粪坑里的蛆虫那样活跃起来，并不因为怕金三爷的拳头而不敢出门。由于勤于奔走，他已摸清了一点政局的来龙去脉。从一位比他高明许多倍的小政客口中，他得知：日本军阀只想军事占领抢盗财宝，他们是讨厌日本政客和汉奸的，但想以最少的士兵去取得最大的收效又不得不借重于政客和汉奸。要谋大官就非直接向日本军官手里去找不可。由几个老汉奸组织起的维持会没有什么实权，要到市政府找事，须走天津帮的路线。跟在日本军队身后唱着“太平歌词”的新民会比较容易进去，因为它是天字第一号的顺民，日本人愿意多收容些这样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比如会办报会演戏什么的，便可以作为进身的资格。此外，还有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地方上的“老头子”。他们不懂政治，而只求实际的为自己与党徒们谋安全，他们也许知道仇视敌人，但是敌人若能给他们一点面子，他们就会因自己的安全而和敌人不即不离的合作，这是个很稳固的力量。冠晓荷觉得他应当往新民会走，虽然他并不清楚新民会到底是作什么的，但他觉得自己有作头等顺民的资格与把握。于是，他像个体面的苍蝇奔走起来，几天下来，也毫无眉目，不过，他坚信，只要他坚持乱飞，早晚会碰上一只死老鼠或一堆牛粪什么的。

除了新民会这档事，冠晓荷把从小政客那儿得来的“知识”在家里拿出来贩卖。祁瑞丰可是被“唬”住了，他害怕自己不够巴结冠先生的了。他决定马上搬到冠家的小屋里来住，只要能天天受“熏”，哪怕叫他立着睡也无不可。关于新民会的事，冠先生是不会对瑞丰说的，他怕瑞丰会争着去钻营，比他早占先机。这是军阀混战“教育”出来的无聊、无知、无心肝、无廉耻的苍蝇的想法和做法。

这时候，西长安街新民报社楼上升起使全城的人都能一抬头便看见的大白气球，球下面扯着大旗，旗上的大字是“庆祝保定陷落”！

大家全低下头去。保定是中国的地方！

亡国是最痛心，最可耻的，可是新民会的这群臭虫和苍蝇要庆祝亡国！他们还决定为自庆亡国举行大游行。什么团体都不易推动与召集，他们看准了学生——决定利用全城的中学生和小学生来使游行成功。

祁瑞丰喜欢热闹。对于庆祝亡国，连他也感到点不大好意思。可是看到街上的五色旗、小纸旗、彩绸什么的，他很兴奋，他须赶个热闹。所以，当他的同事蓝东阳叫他当他们学校游行的副领队时，他觉得天上掉下了最大最好的馅儿饼，让他给捡着了。他的小干脸发了光。

蓝东阳是一个浑身发臭的人，他的心是臭的，嘴是臭的，话是臭的，他的狗屁不通的杂文和新诗更是发散着恶臭。他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在学校里的势力似乎比校长还大。因为他臭，同事们都不愿去招惹他，而他就变本加厉的猖狂，渐渐成了学校中的一霸。他对祁瑞丰有点另眼相看，因为瑞丰是庶务，常常给他代买私人的东西而不收他的钱。日本人进城后，他把原来的名字“紫阳”改成了“东阳”，开始向敌人或汉奸的报纸投稿，这些报纸正缺乏稿子，这种血口喷人的狗屁文章也正合他们的意。于是，蓝东阳入了新民会。这两天，他忙着筹备庆祝大会，他恫吓学生必须去参加，他叫祁瑞丰去作领队。

冠晓荷也想为庆祝保定陷落表现一番，以便增加进身的资本。他来到六号院北屋刘师傅家的门前，想找刘师傅帮忙耍狮子。刘师傅看到门口站着的是冠晓荷，本来有点笑容的脸上立刻显着很黑很硬了。当他得知冠晓荷的来意，他断然拒绝：“就是我爸爸来叫我，我也不能去给日本人耍狮子！”把冠晓荷气得发昏。他灰溜溜地往回走，看到了祁瑞丰，得知祁瑞丰要做领队和有关蓝东阳的事，他妒忌，他恨不能马上请蓝东阳吃饭，让蓝东阳一把把他拽进新民会去。

北平在哭泣。北平第一次看见了严肃的，悲哀的，含泪的大游

行。在大中华的历史上,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敌人的面前庆祝亡国的事实。在大中华的历史上,也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立在一处而不出声。最不会严肃的中国人,今天严肃起来。

新民会的势力还小,办事的人也还不多,他们没能发动北平的各界都来参加。参加游行的几乎都是学生。学生,不管他们学了什么,不管他们怎样会服从,不管他们怎么幼稚、年轻,他们知道个前人所不知道的“国家”。低着头,含着泪,把小的纸旗倒提着,他们排着队,像送父母的丧似的,由各处向天安门行进。他们小小的,天真的心,去收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耻辱,他们今天是正式的去在日本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亡国奴!这最大的耻辱使甚至于还不过十岁的小孩也晓得了沉默,他们的口都被耻辱给封严。到处悬着旗,结着彩,可是北平像死了似的那么静寂。一队队的低头不语的小学生丧胆游魂似的慢慢的走过,这默默的队伍使整条整条的街都顿时闭了气。排在队伍中的不敢向左右看,路上的行人也不敢向队伍看。路上的人都晓得:往日的学生游行多半是向恶势力表示反抗;他们有时候赞成学生的意见,有时候也不十分满意学生的举动;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知道学生是新的国民,表现着新的力量;学生敢反抗,敢闹事。今天,学生们却是到天安门去投降,而他们自己便是学生的父兄。天安门巍峨庄严,广场来了许多学生,低着头的默默的学生。人越多,那深红的墙与高大的城楼仿佛也越红越高,镇压下去人的声势。人,旗帜,仿佛不过是一些毫分量分的毛羽,而天安门是一座庄严美丽的山。巡警、宪兵也增多起来,以前他们很威风,今天他们却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羞愧站在学生一旁,大家都不敢出声。天安门的庄严尊傲使他们沉默、羞愧——多么体面的城,多么可耻的人啊!

台上演着一出傀儡戏,一个接着一个的东洋小木人都向天安门发出嗡嗡蚊鸣,可他们全白费了力,台下的人听不见,也不想听。蓝东阳他们拼命地鼓掌,示意学生们鼓掌,学生们都低着头,没有任何动作。学生的一声不出,天安门的庄严肃静,好像都强迫着他们承认自己是几只猴子,耍着猴子戏。他们在城楼上,玉石桥下面,都埋

伏了兵和机关枪。可是，天安门和学生们好像不懂得炸弹与机枪有什么用处，沉默和冷漠仿佛也是一种武器，一种不武而也可怕的武器。猴子戏草草地结束。小旗子与分发的昭和糖都被学生扔弃在地上。

祁瑞丰到过天安门，可他没看成热闹，而得了点害怕，害怕来自于学生的沉默。冠晓荷到过天安门，分得了一块昭和糖，没叫成他的“日本爸爸”，浪费了一身好衣衫。

瑞宣在自家的院子里走来走去，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他的内心在翻腾，有如翻江倒海。他的心被耻辱和痛心熬煎着。他接到过学校的通知，细细的看过，细细的撕碎，他准备辞职。今天，他没有去参加游行。他不能去！他不能去大睁白眼的看着男女学生在双十节向日本旗与日本人鞠躬！可是，他又应该去，他是老师，他要保护学生的安全。日本人把学生集合在天安门而施行大屠杀呢？虽然他没有能力去阻止，可他是老师，老师就该站在学生的身旁。又焉知我们的学生中没有向日本人扔一两个炸弹的呢？那么多的学生难道就没有一个有胆气的？只要有那么一两个，今天的天安门前便一定变成屠场。他担心天安门前的学生将面临不幸，他们是民族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读书种子啊！他们今天赴会都是被强迫去，而以往的军事和政治的失败，其咎不在他们学生，那么学生也就没有用血替别人洗刷点羞耻的责任。可是，另一方面，祁瑞宣又几乎盼望着能有学生去投一两颗炸弹。因为学生，只有学生，才是爱国的先锋队。虽然投一两个炸弹也不过像往大海中扔一块小砖儿；可是，历史是有节奏的，到时候就必须有很响的一声鼓或一声锣。豪侠义士们便是历史节奏中的大锣大鼓。他们的响声也许在当时没有任何效果，可是每到民族危亡的时机，那些巨响就又在民族的心中鸣颤。那是天地间永久不灭的声音。祁瑞宣就这么盼望着，担心着，自责着，有千百种声响在撞击着他的心。

二弟瑞丰回来的报告让瑞宣的心直往下沉。祁瑞丰把学生严肃的沉默的抵抗解释成“很乖”，无耻的瑞丰会这么想，恐怕许许多多也会这么想。因为学生一向是为正义、为爱国而流血的先行。